Undergraduate assignment feedback form

(to be completed by marker)

Student Name: Pang Hoi Na	
Module Code: SICH5005 *Module title: Phonology*	*Student number: 1903362*
For completion by marker: *Comments:*	
Marker's signature:	*Date:*
Provisional mark: ***NB.*** *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.*	

《詩經·小弁》字詞音義淺析

學生姓名：彭海娜　　學號: 1903362　　日期: 11/6/2021

課程代碼：SICH5005　字數：2989

壹、前言

歷來諸家對於《詩經·小弁》中的字詞音義有不同解釋，根據讀音的不同會得到迥異的字義解釋，因此本文將就這些爭議逐一進行探析，以便整理出較為確切恰當的說法。

現將〈小弁〉原詩相關章節節錄於下，以便討論：

第一章

弁彼鸒斯，歸飛提提。民莫不穀，我獨于罹。

何辜于天，我罪伊何。心之憂矣，云如之何。

第二章

踧踧周道，鞫為茂草。我心憂傷，惄焉如擣。

假寐永歎，維憂用老。心之憂矣，疢如疾首。

第五章

鹿斯之奔，維足伎伎。雉之朝雊，尚求其雌。

譬彼壞木，疾用無枝。心之憂矣，寧莫之知。

貳、字義及文本分析

一、釋「弁」

考察第一章「弁彼鸒斯」中的「弁」字，可見其解釋大約可分為三種：

第一，毛傳中將「弁」字解作「樂」，毛亨認為此句解作「那些烏鴉快樂」的意思。[1]毛氏認為「弁」是「般」的假借字。《釋詁》、《詩序》均解「般」為「樂」，是「昇」的假借字。[2]毛亨認為既然「弁」是「昇」的假借字，那麼也可以解作「樂」的意思。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（下稱通釋）中解「弁」與「盤」音同。[3]馬瑞辰《通釋》、鄭氏箋均認同這個解釋。[45]馬瑞辰引《說文》中「昇，喜樂貌」[6]，解釋傳以弁字為昇字的假借字，所以皆作「樂」義。《通釋》不認同「弁」為「飛拊翼貌」的解釋，認為此句下接「歸飛提提」，已經是形容烏鴉在飛的樣子，上下文無需重複，因此解作「快樂」更為恰當，可以與下文「我獨于罹」形成憂樂情緒的對比。

第二，解作「飛行貌」。此類可細分為兩種，首先是朱熹將「弁」解作「飛拊翼貌」，解此句作「那些烏鴉在扇動翅膀」。[7]陳奐、謝瞻、張子房皆從之。[8]「拚」在《說文》中解作「拊手也」，與「弁」同音，俗寫為「抃」，段注解作「兩手相拍」。[9]《釋名·釋首飾》解「弁」為「如兩手相合抃時也」，《禮記·玉藻》解作「急也」，《漢書·王莽傳下》及《漢書·酷吏傳》解作「撫手也」，《漢書·甘延壽傳》則解「試弁」作「手博」。[10]因為朱氏將「弁」字當作「拚」的省體，而讀音與毛氏相似，讀

---

[1] 〔漢〕毛亨傳，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，阮元校勘:《十三經註疏-毛詩正義》（臺北：藝文出版社，2001 年），頁 420-421。
[2] 〔漢〕毛亨，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，阮元校勘:《毛詩正義》，同註 1，頁 420-421。
[3] 〔清〕馬瑞辰，《十三經清人註疏-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），642。
[4] 〔漢〕毛亨，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，阮元校勘:《毛詩正義》，同註 1，頁 874。
[5] 〔清〕馬瑞辰，《十三經清人註疏-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同註 3，642。
[6]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(臺北: 洪葉文化,2018)，306。
[7] 〔清〕馬瑞辰，《十三經清人註疏-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同註 3，642。
[8] 宗福邦，《故訓會纂》，（福州：商務印書局，2003），880。
[9]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604。
[10] 宗福邦，《故訓會纂》，（福州：商務印書局，2003），716。

作 pan2，「拚」字在《楚詞天問》和《呂氏春秋·古樂篇》中都有示例，解作「拊掌」或「拊手」之意。[11]糜文開[12]、方玉潤[13]認同此種說法。

其次，根據「拚」的讀音，引《周頌·小毖》中「拚飛維鳥」中的，解此句作「烏鴉在飛」。《文選》直接引韓詩解作「翻飛維鳥」，[14]而當中「翻」就是飛貌，此解認為「拚」與「翻」同音，讀 fan1，應與「翻」一樣解作「飛」的意思，而「弁」是「拚」的省體，此句解作「烏鴉在飛」最為合適。鄭氏箋和高本漢都讚成來自韓詩的這種說法。

首先，就字義而言，「弁」字皮變切，讀作 bian4，本意代表「帽子」。[15]現代辭典多數將其本義與快速、徒手搏鬥等來自第二種說法的字義放在同一類別，而單獨列快樂為第二類，在第二類中除了「弁彼鸒斯」這個示例外亦無其他文獻支持。由此可見，快樂的解法與「弁」字其他引申義差別較大，藉由「般」和「昇」兩字的通假將「弁」與「樂」連接起來的說法似乎有待商榷。詞義引申有其特定的規律，「詞義在引申過程中由於中途派生新詞或者孳乳了新字，改變了詞性……但它們仍然是這個引申系列中的成分。」[16]所以就此特點而言，由「弁」引申出「拊手」或「以手相搏」之意，聯想到鳥類扇動翅膀，或者鳥類在飛行，而將其解作「飛行貌」，就內在的連貫性和一致性來說，似乎較為恰當，比較符合互證法的原則。

就語音角度分析，茲將上述討論各字列表如下：

	上古聲紐	中古音聲紐	17 韻部(段玉裁)	32 韻部(陳新雄)	

[11] 〔清〕方玉潤撰，李先耕點校：《詩經原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 年 2 月），408。
[12] 糜文開，裴普賢，《詩經欣賞與研究》，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88），38。
[13] 〔清〕方玉潤撰，李先耕點校：《詩經原始》，同註 11，407-409。
[14] 〔明〕何楷，《詩經世本古義》，〔清〕紀昀、永瑢等編纂：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局，2008 年 12 月第 2 版），冊 81, 239。
[15]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406。
[16] 王寧、陸宗達：《訓詁方法論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3 年），頁 129-132。

					擬音[17]
弁[18]	並	並	元	元	〔bʰi̯an〕
般[19]	並	並	元	元	〔bʰwɑn〕 〔pwɑn〕
昇[20]	並	/	元	元	/
拚[21]	並	非	元	元	〔bʰi̯an〕 〔pi̯wən〕
翻	敷	敷	元	元	〔pʰĭwan〕

由上可見，除了「翻」字和「拚」字的聲紐略有出入，諸字在上古音聲韻均同。依照林尹所說，古字同音，意思即相同的說法，其實第一和第二種解釋都有一定的根據。[22]既然如此，還是根據字義延伸跳躍性較少的「弁」通「拚」，解作扇動翅膀更為合適。

二、釋「擣」

考察第二章「怒焉如擣」中的「擣」字，可見其解釋大約可分為兩種：

第一，解「擣」字為「舂打」本義。在《說文》今釋解其字為「擣」，本義為用手椎擊，與「築」字互為轉注，另一義為持杵搗土墻的意思，段注又補充，「築」

[17] 翻字為王力擬音系統，除翻字外，本表所有擬音皆為高本漢聲韻系統。
[18]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411。
[19]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408。
[20]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309。
[21]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610。
[22] 林尹著，林炯陽注釋：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出版社，2009 年），頁 262。

指不是徒手。[23]「築」在《說文》解作「搗土（使堅實）」[24]。康熙字典中又解此字與敲字、舂字同義。「敲」本義解作「橫擊」，[25]「舂」解作「舂搗栗米一類的穀物」[26]。《史記·龜筴傳》曰：「**上有擣蓍，下有神龜。**」[27]釋文中將擣字視為古代的稠字，又引《字彙》解此字與搗、捯、摀等字意義相近。在此詩的解釋有兩種，第一，顏古註和孔疏認為「擣」是「築」，此句解作「我思念不滿足，感覺像被舂打」。這是直接使用「擣」的本義，例如《禮記·內則》的「擣珍」[28]；《管子·度地篇》的「擣毀」都是類似的意思。《詩小學》認為「擣」是假借字，「癵」、「疛」是形聲字，諧「寸」聲，近代用「癵」為多。[29]方玉潤、糜文開認同此說。[30]

第二，解作「心疾」，音讀 tao，此句解作「我思念，好像心有病」。《釋文》解其或作「癵」。[31]唐韻有兩種讀音，又將「癵」當作「疛」的或體。韓詩中就解作「惄焉如疛」[32]。韓詩解作「疛」，音 zhou3，與毛傳、正義均解作「心疾」意。正義釋文「**似物擣心，故云心疾也**」，解此處心疾是指心像被東西搗一樣不舒服。「疛」本義是「腹病」，《說文》解「**疛，小腹病也。**」[33]段注解「小」當作「心」即心腹病之意，「小」是誤寫。廣雅解「疛」為病也。玉篇、廣韻將「疛」解作心腹病，「癵」或「疛」等同。在《呂氏春秋·盡數篇》，「**鬱處腹，則為張為疛**」，高誘注曰：「**疛，跳動也。**」[34]毛氏將「擣」視為「癵」或「疛」的假借字，與韓詩一致。毛氏的「心疾」當作實際泛指「心腹病」。《詩小學》作者解釋「**至於痛焉如患心疾**」認同這種

---

[23] 湯可敬，《說文今釋》 (長沙: 嶽麓書社,2001)，1721-1722。
[24] 湯可敬，《說文今釋》，同註 23，779。
[25]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125。
[26]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334。
[27]〔宋〕裴駰，《史記集解》，見註 14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 246, 卷一百二十八， 395。
[28] 〔漢〕鄭氏注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孔穎達疏，《禮記註疏》，見註 14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 115，卷二十八，575。
[29] 〔清〕吳樹聲著，張華文點校：《詩小學》，（昆明：雲南大學出版社，2018），368。
[30] 糜文開，裴普賢，《詩經欣賞與研究》，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88），見註 12，39。
[31] 〔漢〕鄭氏箋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注疏》，見註 14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卷十九，555。
[32]〔清〕范家相，《三家詩拾遺》，見註 14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 88, 卷一，511。
[33]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349。
[34] 王力，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），751。

說法。[35]爾雅曰：「逐，病也。」古音「逐」與「胄、疛」相同，因此「逐」為「疛」的假借。高本漢認為此解具比擬性質，與前後文結構相符，較為讚同。[36]

就「擣」的字義而言，現代辭典多使用「捶擊」、「舂搗」之意，音 dao3 或 chou2，讀 chou2 則解「稠密」。與前例相同，字典在解釋「腹痛」義時，只舉出「怒焉如擣」一例，而其他文獻多沿用本義「舂搗」，例如《漢書·孝成趙王后傳》的「以手自擣」，唐李白〈子夜吳歌〉的「萬戶擣衣聲」等，可見「擣」字在多數作品中都使用本義，而引申為「腹痛」的則絕少。

就語音分析而言，茲將上述討論各字列表如下：

	上古聲紐	中古音聲紐	17 韻部(段玉裁)	32 韻部(陳新雄)	擬音[37]
擣[38]	端	端	尤	幽	〔tu〕
築[39]	知	知	尤	覺	〔tĭuk〕
燾	/	/	/	/	/
疛[40]	端	曉/見	尤	幽	/

由上可見，這些字雖聲紐略有出入，但韻部完全相同，因此彼此之間確實存在字義的關聯，而解作「心疾」一意時，釋文多數仍需與本義掛鉤，例如心像被舂打一樣不舒服，因此結合音義的分析來看，將「擣」解為「舂打」本義較為公允。

三、釋「伎伎」

35 〔清〕吳樹聲著，張華文點校：《詩小學》，見註 29，366。
36 高本漢，《詩經注釋》，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），581-586。
37 本表所有擬音為王力聲韻系統。
38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611。
39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255。
40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353。

考察第五章「維足伎伎」中的「伎伎」字，可見其解釋大約可分為兩種：

其一，解作「舒貌」。毛氏將此句解作「鹿即使在跑，它們的腳步還是走得很安閒」。《說文》曰：「蚑，行也。」段注解為「徐行」。[41]毛氏以為「伎伎」就是「跂跂」的假借，因此解釋為舒貌。陸明德釋文引「跂」[42]為其或體字，《釋文》認同正義的說法，白帖引詩直接寫作「**維足跂跂**」，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曰：「跂**跂胍胍善緣壁**」，淮南子高注曰：「**跂跂，行也。**」均是例證。[43]鄭氏箋解「**伎伎然舒者，留其群也**」，意思皆同。[44]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解作「舒散、舒貌」。[45]廣雅有「趑趑」解作行，意思與此處相似。但除《廣韻》外並無其他文獻出處。「跂」字被視為「伎」的或體，讀作 qi2。方玉潤認同此說，引鹿群居、覓食後會鳴叫互相召喚的習性證明鹿群志趣相投，正符合詩人想表達自己離群孤獨的怨艾之情。[46]

第二，馬瑞辰解作「速行」貌。《慧琳音義》以「蚑」為「蟲行也」，而《淮南子·修務篇》也有出現「蚑行蟯動之蟲」。[47]從《字林》中「趑趑，飛行貌」的說法，解此句為「鹿跑的時候，腳步非常快」，《說文》解「趑」作「行貌」。《玉篇》解「趑趑，鹿走也」，也作「行貌」解；「蚑」作「麋鹿之類行也」。[48]是以「伎、跂、蚑」皆解行走之意。通釋又引《字林》指「趑」通「歧」，「歧歧，飛行貌」代表伎伎實際上是快速行走貌。《爾雅》曰：「鹿，其跡速。」《說文》解「速」是快速的意思，通釋引大戴夏小正「鹿人從」，毛傳「鹿之養也，離群而善之。」指出離與麗通假，「趑」與之疊韻，說明善之就是善走。《說文》解「麗」字為旅行義，而鹿的習性見到食物就會快速地行走。以此三處例證將「伎伎」解作快速行走的意思，而且與

[41]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669。
[42] 宗福邦，《故訓會纂》，見註 8，92。
[43] 〔清〕馬瑞辰，《十三經清人註疏-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同註 3，645。
[44] 〔漢〕毛亨，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，阮元校勘:《毛詩正義》，同註 1，頁 878。
[45] 宗福邦，《故訓會纂》，見註 8，2005。
[46] 〔清〕方玉潤撰，李先耕點校：《詩經原始》，同註 11，409。
[47] 〔漢〕高誘,《淮南鴻烈解》, 見註 14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 848，卷十九，732。
[48] 宗福邦，《故訓會纂》，見註 8，2005。

前文雉雞求雄雌結構相同。[49]通釋作者、徐璈、高本漢、裴普賢均讚同第二種說法。[50]裴普賢以為正是鹿翹足貌，形容其奔走的樣子。

從「伎」字的本義來看，《說文》將「伎」解作「黨與」，引《大雅·瞻卬》「鞫人伎忒」一句解作「傷害」；引《小雅·小弁》解作奔走徐舒貌。[51]毛氏以「伎伎」與「跂跂」通假而解為徐行貌，但根據《說文》「跂」字本義指「足之多指也」，指多出的腳趾，而其引申義如蟲爬行貌，墊腳跟等與徐行均無直接關係，[52]支援徐行一解的典故不多，有字典另引《前漢郊祀歌》中「跂行畢逮」以證之，然縱觀諸家註疏，皆解「凡有足而行者稱跂行」，無法與舒貌此解取得直接聯繫。由於上述所舉「伎、跂、蚑」在形音上差別略小，此處則不詳列，就字義的延伸規律來考察，舒貌一解不免有畫蛇添足之嫌，兩種解釋均蘊含行走之意，而快速行走此解的文獻引證更為充沛，至於是否快速行走而又很安閒，為避免模糊原文意涵，刪減舒貌一解似較為中允。

貳、結語

綜上所述，「弁彼鸒斯，歸飛提提」的大意為：那小雅烏拍著翅膀飛，一群一群都飛回了。「我心憂傷，怒焉如擣」的大意為：我的心裡好憂傷，憂傷難忍像被捶打一樣。「鹿斯之奔，維足伎伎」的大意為：小鹿盡情奔跑，快速得四腳都不落地。方玉潤點評此詩，「情文兼到……至其精巧……離奇變換，令人莫測」，[53]，因此，筆者所採亦並非完全照其前後章法決定，而以其音義較為接近原旨為準，以聲韻探析之方法細察小弁，能使模糊處清晰，冗贅處精簡，實為古文學習必不可少的準繩。

---

[49] 〔清〕馬瑞辰，《十三經清人註疏-毛詩傳箋通釋》，同註 3，646。
[50] 《詩經欣賞與研究》，41。
[51]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同註 6，379。
[52] 王力，1351。
[53] 〔清〕方玉潤撰，李先耕點校：《詩經原始》，同註 11，408。

參考文獻

（一） 古籍專書

1. 〔漢〕毛亨傳，鄭玄箋，〔唐〕孔穎達疏，阮元校勘:《十三經註疏-毛詩正義》（臺北：藝文出版社，2001年）。
2. 〔漢〕許慎撰,〔清〕段玉裁注,《說文解字注》, (臺北: 洪葉文化,2018)，306。〔清〕馬瑞辰，《十三經清人註疏-毛詩傳箋通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）。
3. 〔漢〕鄭氏注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孔穎達疏，《禮記註疏》，見註14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。
4. 〔漢〕鄭氏箋，〔唐〕陸德明音義，孔穎達疏：《毛詩注疏》，見註14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。
5. 〔漢〕高誘，《淮南鴻烈解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。
6. 〔宋〕裴駰，《史記集解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。
7. 〔明〕何楷，《詩經世本古義》，〔清〕紀昀、永瑢等編纂：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台灣商務印書局，2008年12月第2版）。
8. 〔清〕方玉潤撰，李先耕點校：《詩經原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2月）。
9. 〔清〕吳樹聲著，張華文點校：《詩小學》，（昆明：雲南大學出版社，2018）。
10. 〔清〕范家相，《三家詩拾遺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。

（二） 現代專書

1. 糜文開，裴普賢，《詩經欣賞與研究》，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88）。
2. 林尹著，林炯陽注釋：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3. 湯可敬，《說文今釋》 (長沙: 嶽麓書社,2001)。
4. 高本漢，《詩經注釋》，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2）。
5. 王力，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）。
6. 王寧、陸宗達：《訓詁方法論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3年）。
7. 宗福邦，《故訓會纂》，（福州：商務印書局，2003）。